

次贷危机下的美国人的生活

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上亡——紧随雷曼的倒下,华尔街巨头接二连三走到崩溃边缘,将次贷危机的波澜推向此前未曾想象的危险高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美国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全球金融从业人员挣钱难了**

《纽约时报》刊文讲述了对冲基金经济特福里的生活巨变。特福里今年38岁,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仅仅在10个月前,他还志得意满地带着手下的100名员工一起去威尼斯度假,坐私人贡多拉,住五星级酒店,窗外景色是17世纪的教堂。但如今,特福里没有那么潇洒了,他每天都忙于应对焦虑的员工和客户。不过,特福里可感欣慰的是,他不是唯一的,华尔街几乎所有对冲基金经理都和他一样焦虑。正如《纽约时报》所评论的,来钱容易的日子结束了。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9月,美国对冲基金经历了自1998年以来最大的月度亏损。《华尔街日报》也报道称,自今年以来,对冲基金平均缩水17%。特福里也没能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幸免。他名下管理的基金,已经从2006年的60亿美元,缩水到30亿。在牛市的时候,每个人都看上去像明星,特福里基金在2003年的回报记录是39%,2004年是17%,2005年则高达42%。现在,他必须竭尽全力说服客户不要另投他人,相信他有能力渡过难关。

一毛不拔过日子

让我们看一段普通美国

人的生活:大卫·霍克曼自述——

我们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方法很简单:不花钱。在这一个月里,我和妻子露丝将控制所有的开销,除了牛奶、面包这样的基本需要之外,我们准备“一毛不拔”。

第一天,早上9点钟,我和露丝已经吃完了早餐——用糖水煮好的利草莓和从院子里采回来的新鲜花瓣。然后,我自己动手擦了汽车。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自己擦车。第二天,当我从购物中心走出来时,开始无比赞同这句话。原先,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在书店里徘徊,买几本有趣的小读物,再顺便喝杯冰冻酸奶。然而现在,我们甚至付不起商场的计时停车费。不过我们很快便找到了替代方法——品尝商场里所有的试吃食品,从新品香肠到巧克力布丁,一个也不放过,然后心满意足回家!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节省的生活。为了省汽油,我们开始骑自行车来代替开车。在父亲的生日宴会上,我们送的礼物是用回收级带包装的手国画。此外,我们还会准时出现在超市的甩卖专柜前……这样的日子有一个好处,那就是

让你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近了。在美国人的文化中,跟别人讨论钱是一件丢脸的事。然而,当我们真的敞开心扉和朋友、亲戚、邻居沟通时,会发现人人都有自己的省钱小绝招。比如,使用网络电话来节省电话费,跟邻居讨要他(她)花园里多余的蔬菜和花草,去公共图书馆借想看的书和录像带,多做几份有奖励的网上调查来获得赠品和代金券……我的绝招就是,把上一周想买的东西列出来,结果发现自己想为它们花了一分钱。

在一个月结束的时候,我们比平时节省了2000美元。在实施此次“不花钱计划”之初,我以为当这禁欲般的一个月结束时,我们会立刻冲出门去购物、逛街、看电影。然而与想象的不同,我们只是在自家附近玩了一把扑克。

二手货呈井喷状

最近,高端奢侈品专卖店成为时尚爱好者的新宠,鉴于美国经济衰退,哪怕是以往对时尚不惜一掷千金的铁杆顾客都在掏出信用卡付账前开始踌躇了。由于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带来的涨价风潮,越来越多的顾客在决心更新衣橱的同时,不让自己的银行账户大出血,尤其像马文粹这样热衷购物血拼、讲求生活品质,把“欲望都市”和《纽约客》视为《圣经》的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当衣柜与良心、荷包发生冲突时,做出取舍就更加困难。“周围的每个人都开始感到了拮据”,纽约律师琳达·肯尼·贝登说,“既然买一辆二手

车是一种理性的消费,那么为什么不买一件二手衣服呢?”确实,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奢侈品专卖店的业务呈现井喷状态。曼哈顿上东区一位专卖店店主,54岁的劳拉·佛罗尔说,“我们回收各种东西,伊夫圣洛朗的包、高档运动套装,或者高跟鞋。”在2008年前4个月,劳拉的销售额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0%。手头紧又喜好品牌货的消费者和想将手中过多的衣物“套现”的卖家,在时装专卖店各取所需,店家以原价的25%到30%回收这些因主人经济充裕时购下的奢侈商品,再以半价或四折售出。

纽约时装寄卖连锁店“伊娜”的所有者贝姆斯滕说,他已经将连锁店扩充到了5家,但销售额仍然在以每月15%的速度递增。

在网络寄卖店ebay上拥有自己网络二手服装店的瑟宾也透露说,整个4月,她的网店访问量达到了每天4000次。一名常到“伊娜”的顾客说,她常常是以350美元在这里卖掉了自己原价1600美元的手袋,然后又添加50美元换回了一双高跟鞋。5年前,琳达·肯尼·贝登毫不在意以全价买下一条不会穿第二次的晚礼服裙,然而最近,她却从瑟宾的网店里三折买了一条香奈尔的长裙,为的是参加一次晚宴:“我就打算穿它一次,但是上面花那么多钱在这种事情上面,我是不对的。”

摘自《环球时报》

更正:2008年10月4日《精品文摘》应为120期,特此更正。

遇到不开心的事,失意的时候,很多发泄方式其实是“消耗”。

剪发,去掉烦恼丝。购物,花费一笔钱。发律师信、打官司,中间人受益。

发脾气、扔掷、破坏、得罪人、打架、自虐、自残、决裂、辞工、把支票撕成碎片扔向对方以挽回自尊——统统是“消耗”。消耗有一种浪费得

不过有些发泄不同

世界还会有政府不希望提高大学生比例? 没错,有的,那就是一贯特立独行的新加坡。至少他们希望大学生比例提高得不要那么快。

目前,新加坡有170多所小学,150余所中学,却只有20余所初级学院(大学预科),三所大学和五所理工学院(大专)。小学6年后,在中学读4年(成绩不佳可以继续读第5年),然后进行分流,较少人进入初级学院,大部分人进入理工学院(大专),成绩实在不佳的则进入工艺学院(大约相当于中国的职高),学习实用的技能。从中小学到初级学院再到大学,这是一个明显的金字塔结构。

学生从各类院校毕业后,他们的起薪也根据他们所拥有的学历来制定,在国有企业控制国家经济的新加坡,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较少的大学生使得企业不必支付太多的薪水,不仅对国有企业有好处,对外来投资者也更有吸引力。

这样的政策还降低了国家的教育成本。就目前的情况看,有21%的新加

坡学生能够上大学,不算各类奖学金,新加坡政府补贴了将近80%的大学学费。如果有一半或者更多的人都进入大学,国家的培养费用将是天文数字,其结果很可能是学校降低在每个学生身上投入的成本,资源分散,单个学生能够分享到的师资将减少。这将违背新加坡“精英教育”的本意。

在其他许多国家,大部分人要读学士学位,甚至出现大批量的硕士学位。这导致一大批年轻人二十好几才出来工作,五十多岁最迟六十岁就纷纷退休,平均只工作三十五年不到。这对于人力资源过盛的国家来说不算什么,对于新加坡来说却无法接受。在新加坡,以男生为例,假设他18岁从工艺学院毕业,当兵两年后

——

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公司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国家,“无法家”,法律不上轨道,法治不上轨道。“拂士”是什么? 没有人给你

讲难听批评你的话,对抗你的话。一个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你讲不同的意见的话,你听不进,就危险了。这个叫“拂士”。

——

现在,我们对“解放”这个词有点隔膜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得到完全的自由。其实,自由也是相对的,它在眼前停了一会儿,又跃身向前去了。所以,“解放”也只好一路紧追。

“解放”对于我的外婆来说,很简单,就是不再裹脚。她出身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钱是不多的,但读书人有的规矩一样也不少。其中当然就包括给女孩子裹脚。下手的是她的母亲,一个温柔贤惠的不识字的小脚女人。孩子自然是要哭的,日以继夜地哭。那稚嫩的脚骨在无情的裹脚布里扭曲变形,如何能不哭呢? 为了惩戒孩子“不懂事”地在夜里悄悄剪开裹布的行为,做娘的只有狠了心把布缝到肉里去了! 娘也哭了一次,一边缝一边说:“谁叫你是姑娘呢! 大脚的女人嫁不出去的! 忍着吧,娘也是这样过来的。”这已是辛亥革命之后了。外婆的父亲见闻广些,听说大城市里男人剪辫子,女人也开始放脚了;或许更是因为实在不忍心听见心爱的女儿如此惨烈地号啕,她对妻子说:“算了吧,世道变了,等她长大了,兴许大脚的也能找到婆家了。”

就这样,外婆裹到一半的脚被解放了,尽管当娘的还满心怀疑:“女人长那么大一双脚,多丑啊!”其实外婆的脚并不大,鞋码只有五号,后半生常在儿童鞋店买鞋。但就是这一双五号的脚足以让她登上去黄浦江的渡船,来到上海滩。在那里,她从缝制手帕开始,后来与丈夫一起开办了一家小小的夫

妻老婆店,生了八个孩子,活下来五个。她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每年农历新年时,烫了头发,略施粉黛,给一家大小穿上自己亲手做的新棉袄,然后一起坐着黄包车到西式照相馆去拍一张全家福。那份富足和安乐让她容光焕发。

解放对于我的母亲来说,是有机会读书。她是长女,从小功课就好,学校里的老师没有不喜欢她的。等她上完初中的时候,家境不佳,外婆有意让她去念个职业学校,早些毕业养家。但她的班主任不放弃,一次次上门找家长谈心,说:“女孩子读书,读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让她上大学,女子也可以有出息的。”外公外婆踌躇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们翻出了压箱底的一点黄金拿去卖了。几年后,妈妈成了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从上海保送到北京的。再后来,她嫁给了我父亲,一个同样从上海到北京读书的年轻人。结婚前,他送给她一件粉红色的的确良衬衫,这便成了她的结婚礼服。结婚照上她腼腆地笑着,憨厚地,纯净地。

我呢,带给我“解放”的是什

么? 当然,首先想到的,是不再像母亲那辈人一样受穷了。当年让她欣喜的几斤不要粮票的豆腐,排了月队的队才能买上的自行车、缝纫机,请木匠到家里来打制的土沙发,还有仿木纹的塑料地板革……今天的我虽然回味起来饶有兴趣,但在自己的家居生活中已经看不上

了。还有,就是不再有那么大的恐惧。因为外婆那

恨是消耗自爱是补给

起的快感。——最痛快的手势是“我不要!”“谁稀罕”的手势。虽然,事后还得结账、收拾残局。重要的是发泄。无所谓,你既然不快乐,何必令自己继续受苦?“忍”是心头一把刀。

不过有些发泄不同

一个人的“心”再崩裂枯朽,“身”还得保持状态,必须健康强壮,支撑起软弱的灵魂。不健身,也要睡得好。有女星说:“我绝对不准许自己失眠。”在困难时刻,上床睡眠吸三下,送自己入黑甜梦乡。

——恨是“消耗”。自爱是“补给”。

摘自《知音女孩》

一位新导演说,拍戏过程很失望,批评多,情绪低落,失去自信,于是他去健身。做运动会产生一些“快乐荷尔蒙”,起码自己的BODY不会倒下来。另外还大吃维生

素、鸡精、燕窝。

如何留住本地人才,如何吸引外国人才是政府的一大课题。如果新加坡采用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大学教育的制度,会给外国人才的移入设立更高的门坎儿,也会让本国入更容易移民出去。这对新加坡本身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才20岁,按照通常62岁退休的制度来算,可以工作42年。

和日本、韩国比起来,新加坡人在融入西方社会的时候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和文化震荡,这加剧了新加坡人才流失的状况。特别是上世纪70至80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加坡人有5%~10%移居海外的发达国家。如何留住本地人才,如何吸引外国人才是政府的一大课题。如果新加坡采用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大学教育的制度,会给外国人才的移入设立更高的门坎儿,也会让本国入更容易移民出去。这对新加坡本身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金字塔结构的人才分流,可以让国家有计划地把人才分配到特定领域内。比如上世纪90年代,

——

一个领导

人,人生三个步骤,少年人“戒之在色”,男女关系。中年是“戒之在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